



志第十六

卷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  
 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謹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  
 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阜珠  
 璣日中為市揔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  
 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  
 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  
 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

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  
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君  
不翫而成十五後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  
所謂庶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  
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歛之君以盛中陶之業  
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鳧以耕稼召夏鳧以耕鋤  
秋鳧所以收斂冬鳧於焉蓋歲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  
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  
漆絲之膾燕齊恠丘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  
桂林芻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  
葱右菹稍之駸殖物恠錯于何不有若乃止法星象  
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揔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  
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  
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  
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  
典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  
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  
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

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粟為  
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誥酒池中牛飲者三  
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  
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  
王赧云李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  
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  
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  
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  
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  
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

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  
三暉乃睽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  
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  
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  
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  
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  
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  
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  
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  
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

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比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

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六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地乃鑄銅人卓臨滏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儼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

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儻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攔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塘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

懷民軍旅之資權時綢給十時袁紹軍人皆資稭棗袁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交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歲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

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  
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  
籟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  
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  
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  
三吳之資接千年而撻西蜀之用韜于戈於府庫破  
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  
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羸糧有同雲布  
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  
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

更相誇尚與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  
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  
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  
寒枕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  
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  
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  
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  
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  
事草創蠶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  
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

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字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  
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  
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  
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  
募百姓屯田許不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  
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  
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  
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凱議

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  
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  
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  
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  
屯田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  
蓄歷代為利賈達之為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  
塙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  
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  
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

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  
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  
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飢乏  
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塲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  
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  
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  
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  
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

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  
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  
不作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  
隆到乃教作耨犁文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  
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  
徙冀州農夫五千八百上却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  
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  
晉陂引汧洛溉島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  
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  
棄城遁之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文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良田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

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淝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

用取羸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  
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  
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  
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  
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  
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  
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  
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  
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  
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  
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  
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  
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  
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  
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煮  
芻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  
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  
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  
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

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  
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勤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  
勲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  
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  
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  
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  
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  
何以為百姓計使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  
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  
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墾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  
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  
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  
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  
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  
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  
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  
不出境界之內日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  
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  
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  
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  
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  
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  
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  
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

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  
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  
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  
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役入數千萬斛  
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  
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  
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  
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  
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  
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  
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  
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  
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  
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  
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  
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

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  
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  
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  
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役入數千萬斛  
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  
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  
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  
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  
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  
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國子監刊  
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  
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塌則堅完修固非今  
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  
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  
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  
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  
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  
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盡力  
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

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旣不同利  
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  
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  
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  
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  
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  
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貧溢大爲災害臣以爲  
與其失當寧濬之不流且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  
漢氏舊陂舊塌及山谷私家小阪皆當修繕以積水  
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

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  
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  
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  
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  
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  
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  
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  
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  
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未必復有田宅今未  
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

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  
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  
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  
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賣布戶一匹遠者或一  
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  
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  
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  
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  
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

晉志卷十六  
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四品第一者占五十項第二品四十五項第三品四十項第四品三十五項第五品三十項第六品二十五項第七品二十項第八品十五項第九品十項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鉞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

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摠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

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  
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  
令煨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  
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  
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  
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  
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彞開倉廩  
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  
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  
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

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  
而望國之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  
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  
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  
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代之中分帶甲之  
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  
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  
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  
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  
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廩庶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

晉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  
龔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  
條未蒙疆理此地度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  
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  
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  
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夷諸葛亮  
耕於涓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  
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  
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  
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筭  
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  
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  
借一入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  
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  
祇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  
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  
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  
述僭稱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

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五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因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入課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

蝗螟之口朽抽空若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  
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  
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  
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  
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  
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  
欲因緣行詐以費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  
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土木水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鑄  
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  
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  
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  
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  
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  
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

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詔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昇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

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丁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詔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詔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

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以為貨則  
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  
之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  
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  
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  
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  
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  
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  
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  
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

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  
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  
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  
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  
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  
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  
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  
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  
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

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  
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  
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  
五行志而傳載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

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  
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  
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  
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  
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

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及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不曲直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不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水冰是年殷浩北伐明

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詔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也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

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匹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及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

晉書卷之四  
發不可父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  
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  
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  
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以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  
或耀虐偽讒夫昌和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土而降  
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不能救也是  
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為平原王納  
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  
毛嘉女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崇華殿灾  
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問高堂  
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

發寤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灾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灾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違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火改作端門又灾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摠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灾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灾六年十月石頭

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  
多行無禮而帝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  
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  
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  
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  
眾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大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  
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舍

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  
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  
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  
發之自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金  
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奔頭孔子履漢高  
祖斷白蛇劍及二百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謚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旣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頡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謚殺太子也于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官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閣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灾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烧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灾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在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海西公太和中郟情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

實此不摺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  
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乖  
不摺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  
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  
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  
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  
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  
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

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  
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  
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  
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  
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  
人因遂散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七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飭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脩宮室飭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飢

咸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

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

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

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

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

雖是晉之苻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

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

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

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

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而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

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先變也天戎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叢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  
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  
所叢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  
錢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  
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  
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  
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  
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  
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墾秩山川懷  
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  
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  
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弱人民及

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  
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  
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  
坐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  
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  
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  
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  
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曰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  
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  
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  
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  
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  
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及祀羅  
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戎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實是  
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亮一曰權時信納譖  
訴雖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  
譖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充徐豫四州水出沒  
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  
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

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  
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也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  
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  
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  
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秦始二年又除明堂

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二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疎外者多陰

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隄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駕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一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

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天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明大水

六月城陽東完大水殺又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

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

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并溢所

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

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罔專政陰

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兗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

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

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狠

陵上此陰氣盛也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

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

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

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末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

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

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

浩以私忿廢蔡謨遐迹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

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

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

嘉靖十年五月大水

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初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  
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吳興  
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  
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祚  
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將  
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

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  
氏寇擾司寇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  
征戍勤悴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  
者京口西瀆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

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衛之兵後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缺屯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

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却恢陰盛作威之應也

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

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

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

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

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此所誅滅數

十家三年五月景午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濤

國子監刊  
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  
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  
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  
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  
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  
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  
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  
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  
賜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鵠音禍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  
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鴟言其著也  
及人謂之疢疢病貌也言寤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  
或有或亡或在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言非必與全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  
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  
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  
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  
毀故有雞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水色  
青故有青青祥凡貌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金沴  
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  
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  
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宣於冬  
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  
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魍鼻病說以  
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

為金所病故致羊羶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  
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并惟此一事耳羶與  
妖疢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  
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裸身之飲對  
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  
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  
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人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  
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  
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  
淫管專驕不二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  
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于  
實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  
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豫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

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  
廐守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即中令劉  
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  
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獲  
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  
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  
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  
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於也  
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  
既而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  
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  
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  
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

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雨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於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

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曰曰曰軍容非國容也十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寇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麤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庶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上表論雖不可以經訓懲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

二千實曰上饒著下倫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三  
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  
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倫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  
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檔加  
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  
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  
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千寶以  
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  
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

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  
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襜及為羌煮貊炙貴  
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  
氈為紒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  
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紒頭帶身袴口胡既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後劉  
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履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  
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履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

專如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飭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瑋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贅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士天下是時

始人結髮者既成以緡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虜自聚于道多者至

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  
 狸銜聚之于寶以為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  
 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  
 王命也今敗屨聚於道者為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  
 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癸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  
 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和也造白帽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帽傳行之  
 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帽而婦人束髮其緩  
 彌甘下紛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  
 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

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  
 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  
 此則古者總兼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  
 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紛識者曰紛者在首為  
 輒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傳紛臣道上侵  
 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  
 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為長柄下出可投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

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履者，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隱時參軍素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王妃、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水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猶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厭妖也。然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

髮髮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  
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立廢王光祿帳鑄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  
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顏顏驢車尋而玄敗此服  
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  
曰上小而下大此禘代之為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  
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

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  
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為令雞生無  
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  
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逸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為  
雞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  
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馮見玘家又  
天意也東房易傳曰此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天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

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  
左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  
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  
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  
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  
狂悞不肅故有雞馮天戒若曰角兵烏尋墮落者輶  
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  
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  
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  
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  
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  
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罰

惡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誠者曰

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稟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飢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

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

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苙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作將墜之鳥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本無始自東業科科筆之為未及十平而筆出焉

志第十七 正月國子 五行上 天如言 晉書二十七

其念帝黃初七年

三平正月樂寶堂

效也而示顯尋為玄所餘

之數平卒於揚州南門其東各積立身久入五道

安帝元興元五年景子會餘在壯子元顯并信

即平正月送鳳皇後

間六聚一却散也



